

李涵秋

第一名著

社會小說

廣陵潮

下冊

第七集

上海震亞書局

版

小說會

廣陵潮七集目錄

廣

陵

潮

第六十一回

幾顆蜜炙櫻桃聯歡衛隊

四枚茶葉鷄蛋謝罪議員

第六十二回

深閨繾綣都督多情

哭理昭彰奸人授首

第六十三回

逛馬路託足倡寮

駭驚夫傷心政局

第六十四回

真多情無心逢彼美

假殯難到處散喪條

第六十五回

明倫堂腐儒大會

淨蓮寺潑婦飛來

第六十六回

起黑心莽秀才被辱

盟白首死和尙招親

第六十七回

筵前碎語阿姑話從頭

寺裏遊踪美人驚側面

第六十八回

洗塵酒芳筵生雅謔

照乘珠密室動幽情

第六十九回

席地慕天英雄出屠狗

鳩形鵠面乞丐想從龍

第七十回

紛紛納進洪憲闢新元

踽踽獨行腐儒思舊夢

廣陵潮

目錄

社會
小說

廣陵潮

(七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六十六回

起黑心莽秀才被辱
盟白首死和尚招親

廣 陵 潮

且住。前回書中正講到諸位先生一篇烈烈轟轟的殉節大文章。十分熱鬧。有一般人還說。看他們不出。雖說都是大清國小小秀才的職分。却做這大大忠臣的事業。比較那些趨炎附勢。方纔丟了大清國的官。又就急急去謀這民國的職位。一個人兩副面孔的人。好多着呢。偏不料劉其中忽然跳出一個芮大姑娘來。鬧出這樣大煞風景。而且他同嚴先奎。夫成尙揪滾在明倫堂上。並未交代下落。不曉得其中緣故。還疑惑我著書的沒有本領。結束這一篇絢爛文字。故意捏造出這個女子來。借此收場。其實嚴先生同芮大姑娘這段遠因。已造在大清國未曾光復之先。其間還干涉着淨慧寺一位大和尚。身世諸公要知道一個壞胚子的人。那刁鑽險惡的情形。都擺在面子上的。尙不算爲大

潮 陵 廣

壞人最可惡的。面子上擺了一副道學家的神氣。肚皮裏却懷着種種齷齪不堪的惡意。這種人就其心不堪問了。那嚴大成先生就是這種人物。所以竟同那芮大姑娘打起交道來了。諸公若不忙著同何其翁一齊的效命清廷。到還可以破點餘閒。讓我將這原委敘述出來。到可以算是佛地奇談叢林豔史呢。且說揚州南門城外沿運河堤上有勅建大寺院一所。名淨慧寺。清高宗南巡時。該寺粉壁一新。擬爲駐蹕之地。後因年久失修。畫棟雕簷漸彫落。歷年來又因駐札湘軍。因此游人不常去。隨喜更顯得門掩蒼苔。殿封鴿糞。光宣年間。朝廷注重徵兵。所有綠營漸歸淘汰。湘軍同時亦調至他處。是時該寺住持爲一有道高僧。地所謂道非吾所謂法名叫做月航。幼年曾讀儒書。博通經史。却好同嚴先生一輩人。一鼻孔出氣。三十歲上便祝髮爲僧。足跡半天下。所有名公鉅卿咸慕其名。許爲方外知己。月航又有一手絕妙蘭竹寸縑尺楮。人得之爭以爲寶。總督劉坤一坐鎮兩江。曾使人受意乞其畫幀。月航是時正游覽雨花台。得此消息。便

虔虔誠誠的先三日齋戒買的上好輕白絹素精心結撰畫了八張大屏幅兒用楠木盒子裝好恭呈帥覽制軍大喜立時賞了四百塊洋圓月航那裏肯受敬謹璧還制軍好生過意不去便問他現時卓錫何寺月航其時已注意揚州淨慧寺方丈有意無意的託制軍麾下親近人物轉達帥聽擬重修該寺了此宏願制軍滿心歡喜便寫給他五千元緣簿四百不收五千則收固知出家人宏願理應如是又交給他一函是轉致兩淮鹽運使囑他照應月航的月航得了此番際遇高興非常立時束裝渡江甫到揚州便向運使衙門投函運使知道是制軍所垂青的和尙格外看待又另給一千元爲裝修該寺之費不到半年上將一個垂敗的淨慧寺修整得煥然一新又添置了許多田地房產自此以後月航便不肯輕易替人作畫了又另外刻了一方圖章篆文是制軍賞鑒四個小字嗟呼貴人何物而勢利我作三日月航這時候已有五十多歲的人了深居禪室除得與當地達官貴紳唔奈何趨承奔走別人輕易也不得窺其顏色宣統二年七月大齊年月所是時剛是秋以紀實也

船登場黃雲遍地一日午飯以後月航閒着無事說無事便因爲他這寺中左右
 前後所有田畝全是廟產正雇着一班佃夫替他打稻邪許之聲隨風而至頗
 有可聽月航靜中生動也不呼喚侍者自家便款款寺內走出來沿着一帶
 堤負手閒望不知不覺走下去有三四里遠近柳陰蟬噪荷沼蛙鳴風景頗
 復不惡無奈那時天氣正值夏末秋初一霎時西南角上起了一片黑雲頓時
 遮滿了半天烏光漆黑紅日暗影那座天像要墜下來的光景涼風起處吹得
 月航那件襖衣飄飄然有凌雲之想覺得身子異常快活又恐怕有暴雨將至
 不敢貪玩村景立刻折轉身子便想仍回寺中誰知走不了幾步那雨點子早
 劈劈拍拍平空價直攢下來打得那個光頭上晶瑩亮潔好似水浸葫蘆一般
 月航用兩隻大袖子蒙着頭直望前走幸得這地方一帶林樹其下有幾家村
 莊茅檐浙瀝土牆上貼的牛糞一般有棧棧大小有一家人家柴門虛虛掩着
 內中有兩個小孩子正仰首望着天朗朗的唱道壞雨飛上天好雨落下田栽

秧的姐姐躲：在樹旁邊遇見割稻的哥兒溜近前我的姐兒呀昨天託我家爹娘向你家爹娘說幾時過禮幾時下聘幾時成就了。我與姐的好姻緣綢繆好辭句句刺入月航耳
 桑矣月航暗暗盤算知道這路途離着寺門還遠一時怕趕不及回去不如權且借着人家歇一歇腳兒等雨稍住再走不遲主意已定便三腳兩步跑到唱歌的那個孩子身邊笑問道你家有爹娘沒有我因為遇着這傾盆大雨想在你們這裏避一避你去告訴爹娘還可以不可以那兩個小孩子抬頭將月航望得一望齊聲笑道說原來是廟裏的大和尚你認不得我我到認得呢記得今年春天裏我在你那個廟裏扒在你家那顆櫻桃樹上偷摘櫻桃吃被你看見了你就叫你廟裏的伙夫拿棍子打我的腿幾乎吃跌下來我那時候氣起來你越是打得我利害我越是吃得你的櫻桃利害後來你還要捆我在那樹上大和尚幾顆櫻桃值得甚麼你便不認我們村鄰了不料你還有今天來到我們家裏避雨的日子活寫出一個飽賴孩子然而報復之機森然可畏月航奈何我們好好人家爲甚放

你和尙進門說着撲通就把兩扇柴門閉了。還用身子靠着恐怕和尙推搦。月
 航一見如此情形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待同他們較量。又苦人家是小孩子。見
 識自己偌大年紀開起來也被人家笑話。只得忍氣吞聲。袖手立在檐下。誰知
 這小孩子諱話時辰。早被內裏一位婆子聽見了。趕緊冒着雨跑到門口。一把
 將那孩子打了一個耳刮子。罵道：「死不了的奴才。你又待你媽捶你了。這門又
 不是你家的。你們霸佔着也不識羞恥。還不替我滾過去看我揪下你頭上這
 腦蓋兒。那兩個小孩子見婆子發作。嘿。一笑躲過一旁去了。只用手指指點
 點向婆子暗罵。那婆子忙忙開了門。伸頭向外面望。還疑惑和尙已經去了。及
 至看見和尙依然還立在門首。婆子不由堆着滿臉笑容。慇懃慇懃向和尙說
 道：「阿彌陀佛。不當人家花拉子。」神來之筆這樣大的雨兒。累你老人家濕得這個樣
 兒。天老爺也沒有眼睛。天老爺的眼睛料想不如你這眼睛遠甚。你老人家不嫌我們這份人家。腌臢快
 請進來。略歇歇。叫我家女孩子。在此一點。替你老人家將這件袈裟脫下來。晾一晾。

女孩子偏脫和尚袈裟一路說來都足使人發笑不然像這樣水淋鷄兒似的跑回廟裏去還被別的和尚笑。難道我們這莊子上人都死光了就沒有一個人護持你這大和尚惱了佛爺只須揀在這五荒六月散點瘟疫兒怕不叫合村的人生災害病那時候吃不了還要兜着走呢。婆子說着已超過月航面前意思就想推和尚進去。月航這才歡喜含笑合掌說道善哉善哉不料這地方還有像女菩薩這樣好人難得難得好在此刻雨已漸漸止了地下到不很潮濕我也要隨即回廟不再向府上打擾女菩薩的盛情總算我心領就是筆忽漾開去文常飄忽那婆子那裏容得忙攔着說道哎呀這是和尚惱我了和尚你不知適才那兩個拖牢洞的孩子不是我家的我家沒有男人只有個女孩子我們孤兒寡婦在此度日此數語刺入和尚耳玄最妙言之和尚若是不肯進去不是拂了我們的窮心你看地下乾一塊濕一塊像和尚這般尊貴的人如何能走得好歹和尚賞個臉給我這婆子罷婆子這一番話轉把個月航和尚說得狠不過意只得隨着婆子進了那籬笆門門裏却

還有一塊大大院落。婆子順手在門後提起一把破傘，撐着跟在和尚背後。替他遮雨，好像捧寶也似的，捧入屋裏。婆子將傘忙攢在階沿下，先跳入屋裏。從桌子底下拖出一條板凳，用自己圍的裙子左抹右抹，拿手撲撲，又襪一襪口裏嚷道：和尚老爺請坐。一坐你老人家。今天這兩條腿也算是吃了苦兒。我去倒茶給你老人家吃。一杯月航笑道：女菩薩你不用忙着我從廟裏吃過茶出來的一面說一面便在凳上坐下，抬眼看見他堂上也還放着三張佛櫃上面供着關聖帝君神像，旁邊兩副紅紙對聯已被風吹得沒有甚麼顏色。房屋雖不甚寬大，到還收拾得清潔。婆子此時拿手摸了摸茶壺，偏生茶又沒了，急得甚麼似的，嘴裏直嚷道：大丫頭，你白望着我在這裏忙你通動，揮也不動，揮兒鎮日價只顧躲在房裏做生活，好個千金小姐似的好姑娘。我們這份人家，狠不用一手好針黹，你也須聽見大和尚難得到了我們家裏了，你便是死的也該有兩個耳朵：婆子只顧咕嚕月航，便不由的斜乜着眼睛向房裏瞥了。

一瞥果然靠着一截土牆裏面順放着一張梳桌兒側邊正坐着一個女子約莫有二十來歲光景聽他母親在外間發話他不由嘆喟笑了才將身邊一張綉花棚兒推了一推輕輕抬起雙臂舉得比頭還高將一雙小腳兒蹬得一蹬長長的伸了一個懶腰兒是個日長人倦光景嚙着那嚙嚙聲含笑說道娘一字你老人家又嚙嚙起來了誰在這裏偷懶的若是要茶我便燒去也值得這般發急說着就一步跨出房外見和尚坐在堂屋裏他刁了一眼就把個頭低下來似乎羞得緋紅的臉咕略咕略移動金蓮便要走向廚下去燒茶那月航和尚好生不過意忙呵着腰攔着婆子說道快不用如此費心我到此多坐一會若勞動姑娘們費事我便走了婆子才笑起來又攔着他女兒說道既是和尚老爺這般說法我們到不可違拗他老人家的意思你看你房裏可還有干淨茶食裝出兩碟子來孝敬孝敬他老人家罷月航也不再謙遜便向那婆子搭訕說道還不會動問女菩薩貴姓家中除得你們娘兒兩人還有甚麼官客婆

子此時將身子正倚在房門側邊見和尚同他講話忙笑答道不瞞和尚老爺說我們當家的在日也是耕種度活不幸三年前便拋下我們死了我家姓芮當家的在日人都喊他叫芮大他也有個名兒我通記不得了大和尚莫要瞧不起我們這姓芮的我們同城裏芮家是一個枝葉兒不過年代久遠了我們又窮誰還敢去向他們攀認本家日遠日疏我們這一芮便比不得城裏那一芮了

語妙天下然而感慨系之矣月航聽了笑道失敬失敬原來女菩薩便同城裏芮家是一族芮家是小廟施主常常有些少爺小姐們到我這廟裏隨喜隨喜穿金帶銀好生威武女菩薩不要生氣我說一句勢利話若比着女菩薩家這般清苦真是天堂地獄了咳這也是各人前生緣法佛菩薩是一點不會分派錯了的女菩薩你若遇着閑空時到是常常念些彌陀經修修來世保不定佛菩薩不可憐你來生投入富貴人家去享福我還有一句話問問女菩薩你一年到頭還吃吃花齋那婆子笑起來說道若說是吃齋呢我們到不一定揀着甚麼

日子才去吃齋。好在我們這份窮苦門戶，一年三百六十天，除得青菜蘿蔔，通沒有一點葷腥去潤澤潤腸胃，不算吃齋，也算是吃齋了。若是因為沒有葷腥吃，便哄騙菩薩說我們是吃的長素，不怕遭菩薩瞋怪，叫天雷來劈我。一段却有至理，彼沒有葷吃而強顏自命吃齋者，夫亦可以恍然失笑矣。月航嘆道：善哉善哉，世上的人，誰像女菩薩這般誠實君子，真叫人佩服極了。：兩人正在屋裏寒暄，果然他那女孩子早在房間裏，親手捧出兩個磁盤子，一盤裝着十多枚密棗，一盤裝着幾片雲片糕，輕輕端來放在桌上一共也不開口。衣衫拂處，却穠穠的有一股花露香水，隨風飄入，和尚鼻觀月航不由打了一個寒噤。奇絕此等微細筆墨，却非過來人不知。自然而然的將兩隻眼睛飄向那女子身上去了。只見那女子一個長苗條身材，穿着一件白底印着藍花的夏布衫子，雲鬢疏鬆，鴨蛋臉兒，搽得一臉雲白杭粉，只眉眼角上薄薄施了一層胭脂，顴骨高聳，鼻間微微現着幾點俊俏碎麻子，將盤子急急放下，轉過身子待走。月航忙欠欠腰，口裏不住稱謝道：哎呀，又生受姑娘費心，叫

我如何克當那女子也只笑了一笑像個穿花蝴蝶似的一溜煙又躲向他自

己房裏去了

寫萬大姑娘便全
是萬大姑娘身分

那婆子見和尚謙虛女兒又不理他忙接口說道

你老人家那裏有眼睛瞧這些粗茶食不過是我娘兒們一點敬意兒好歹你

老人家賞個臉兒吃兩片我們娘兒們死了也得好處

說來都不倫不類又口口聲聲牽涉女兒在裏面活畫出

婆子

又笑道你老人家不用瞧不起我這女孩子

誰說來話更

他還有一手好烹

調調個肉圓兒粉嫩的只愁夾不上筋子他死過的大娘是鎮江人鎮江人的

肉圓是最有名的我這女孩子就學的他大娘手段兒改一天我叫我這女孩

子劃一盤肉圓子出來請你老人家：婆子剛說到此忽然又用手掌在自

己腮頰上劈拍打了一個嘴巴子笑道阿彌陀佛不當人花拉子和尚是佛門

弟子有道行的高僧我這老貨嚼舌頭嚼昏了怎麼說出這樣話來你老人家

就代我年紀老罷不用怪我

神現

月航忙笑答道女菩薩說那裏話來果然你

的姑娘有這好手段我便情願開齋也須過來奉擾

不奇於婆子如此說而奇於和尚如此答裏是神妙不可思議

又低低笑道：「不瞞女菩薩說，做和尚的人，誰當真去吃齋？也不過拿着這話，在脚爐上燉吃，真是別有風味呢！」我把女菩薩當着親人看待，才告訴你。千萬不可去告訴別人。引婆子爲親人漸漸來了婆子笑道：「你老人家只管放一千二百個心，奇我便爛掉了舌頭，也不敢講你老人家短處。」明罵和尚矣，越婦那裏理會得月航此時真個拈了兩片雲片糕在嘴裏嚼吃，又笑問道：「女菩薩真是福氣，千金這般長成一個好人材，將來招個女婿，怕不好好的送終養老？」偏是和和尚提到這話，忽的拈起衣衫角兒，揩拭眼淚，說道：「和尚休提這話了，總是我们娘兒們命苦他今二十四歲乙亥那年生的，屬豬，自小兒替他算命，總說他命中旺夫旺子，還該嫁個一個貴人。前年他王伯伯代他做媒，聘給這南門城外開油坊的王小老板，這王家家私不算多，也有一萬多銀子的產業，幾盒糕兒，幾瓶茶葉兒，一對小金如意，我好生歡喜，便給他家放下聘了。不料聘下我這女兒，沒上半年

那小老板忽然得了喉痧三五天功夫把個生龍活虎小官兒就蹣了辮子了。我接着這信痛痛的哭了一場依我這女兒的愚見他還要到王家去對靈開臉守那望門寡兒大和尚你老人家替我想我沒有丈夫的人一樹果子便望他紅他又是一個一朶未開的花後頭好日子正長呢做了這不長進事可不白白辜負他這個人了後來被我左勸右勸才把他這顆心冷下來接二連三的便有人家來替他做媒鬧到今日依然是高不成低不就我這一截腸子總不會放下若是再延捱個一年半載白白將他少年光陰辜負了我可也對不住他：那婆子只顧嘮嘮叨叨在外邊講話他女兒聽見有些不耐煩起來在裏面讓道媽媽你看天色已大晴了趁這斜陽兒你可以替我將早間那件汗衫重行晾到檐口去罷只顧講那辰年到卯年的話做甚麼月航被這女孩子一句話提醒再伸頭向院落裏一望果然殘霞倒映暴雨新晴射得屋裏分外明亮趕緊拍拍衣裳站起來向婆子告辭說多有打擾改日再謝那婆子

見和尙要。走知道。要留也。留不住。不知便是留住。又有何用。絕奇。和尙上了大路才轉身走入屋裏。瞥眼看見和尙坐的那張凳子上放着一塊白手巾兒。起先和尙怕凳子不潔淨。特地用自家手巾蒙着坐的。因為走得匆遽。便忘却拿去了。無意之間。婆子着慌忙攔了手巾追得出來。及至走出門首。那和尙已去得遠了。婆子高一脚低一脚的在後趕着。口裏不住聲的喊和尙。先前那鄰家兩個小孩子兒。婆子如此張皇不禁。從旁拍手笑道。芮老奶奶和尙是你家孤老。你這般趕他。婆子見趕不着。和尙又被孩子嘲笑。恨得趕上去要打那孩子。那孩子非常積伶。舉起四個小拳頭向婆子臉上照得。一照掉轉身。子便跑。婆子不肯饒他。只趕那孩子打不妨地上。新雨微滑。趕不上兩步。一交便栽倒了。手腳朝天飛舞的。異樣好看。引得兩個孩子拍手大笑。他也怕婆子起來不饒他。早一溜烟躲得無影無蹤。婆子好不容易掙了半會才扒起來。望望手巾已染得烏光漆黑。嘴裏只千刀萬刀價罵他。女孩子已趕在門首望婆子。